

我與山西軍

魏 汝 霖

先父先岳生死山西

山西是我第二故鄉，我是河北省滿城縣人（保定西南附近），爲什麼山西成爲第二故鄉呢？因爲我的父親與岳父都是閻錫山先生的部屬，他們終生事業，全在山西範圍之內。先岳父且在抗日初期，陣亡於晉北，葬於臨汾城郊。我又是北方軍官學校畢業，半生戎馬，都與晉綏軍有關，抗戰中期，始隸歸第六戰區陳誠將軍麾下，此後即到中央直屬部隊機關服務。所以每逢遇見三晉人士，我都感到特別親切。

先父魏樹鴻，字公輔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工兵科畢業後，即到山西服務，初任第一混成旅排連長，後任學兵團營長（團長榮鴻臚），第一師參謀長（師長商震），太原省會公安局局長，山西清鄉督辦公署參謀長（主任楊愛源）等職。先岳父梁鑑堂，字鏡齋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九期，經保送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砲兵科畢業，回國後，即在徐永昌將軍麾下服務，歷任營、團長。抗戰開始，任陸軍第四軍第二零三旅旅長，（軍長楊愛源）七七事變，平津失陷後，日軍第五師團板垣征四郎率敵軍主力，向我晉北進攻，廿六年九月下旬在平型關發生戰鬪，第二零三旅

在茹越口佈防，敵軍猛烈進攻，先岳父親自督戰，奮不顧身，同月（九）廿八日，不幸陣亡，茹越口陷落。政府追贈陸軍中將，明令褒獎。時先岳母居家臨汾城內，遂安葬於臨汾城郊。抗戰勝利後，原擬遷回河北省臨縣故里祖墳，但以中共叛亂，交通梗阻，未果行。先岳母歷經艱苦，撫養遺孤，長女爲內子梁國華女士，長男梅，三男林，現服務於中國石油公司，次男桐，現任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，次女棟華適王君，現居家於美國田納西州。數年前先岳母逝世於臺北寓所，卜葬於陽明山第一公墓，生前目睹兒女成家立業，引以爲慰，堪告慰先岳父於地下。

先父任學兵團營長時，居家於太原城內，精營東二道街，係一兩層院，房間很多，我家住內院，呂瑞英先生住外院（時呂任學兵團連長，抗戰期間，呂曾任陸軍第四軍第三軍團長。），孫楚先生亦住家於同街，是我家的斜對門。（孫當時亦任營長）。舍妹兩人，均在山西出生，大妹名汝晉，二妹名榮晉，都以「晉」字命名，另外兩個叔伯妹妹，一名祥晉，一名福晉，因爲我二叔三叔（叔祖父之子）都在晉綏工作之故。先父於抗戰前夕，病故於原籍保定。先母在抗戰勝利後，病故於南京寓所，大妹汝晉，適李君，現居家於

臺北市泰順街，二妹等均淪陷於大陸故里。

進入北方軍官學校

我讀中學，係在原籍保定河北省立第六中學，時逢直皖戰爭及兩次直奉戰爭，保定爲曹錕、吳佩孚直軍大本營，戰爭一發，學校改作傷兵醫院，學生放假回家。第二次直奉戰爭，余回到太原，時北方軍官學校成立，第一期係由學兵團學兵改組，第二期招考新生，當即前往投考，幸蒙錄取，初設預科，接受入伍訓練，尙憶及雷統信將軍是我的分隊長（來臺後，病逝花蓮。）翌年分科，余入砲兵科，同時學校擴大招生，凡預科學生，均派充士官，余編爲砲兵科第三隊第四班，充任下士副班長，旋升任中士班長。當時校長是榮鴻臚中將，教育長是程紹巖少將，砲兵科長是樊殿杰上校。隊長是王少校世英，分隊長是孔慶榮，孔於抗戰期中，曾來找我，因年事已長，不適軍中工作，遂介紹他到湖南省政府作個小職員。山西軍中砲兵，當年以一三式山砲爲主，此乃仿造日本大正六年式山砲，由太原兵工廠自製者，學校中訓練，亦是用的此種山砲。兩年教育，總是在太原城外，附近作各種射擊演習，較遠的一次，是到晉詞去測圖和戰術實施。晉詞距太

原六十里，泉水很有名，附近有很多稻田，是山西產米地區，亦是一個名勝地方，凡到太原者，大都到此一遊，有如陽明山之於臺北市然。

在校先後三年（預科一年，正科兩年。）使我
最難忘的有三件事：第一是曾患夜盲症（同學中患者甚多）非常苦惱，後來中醫告知，吃不加鹽的羊肝一個，即行痊癒。第二是學校同學，流行一種黃病，我亦被傳染，白眼珠變黃，小使亦呈黃色，發高燒相當嚴重，最後服中藥而癒（當時學校，醫官中有中西兩種醫生。）以今日醫學常識言，夜盲症是缺乏維他命A，黃病是急性肝炎。患此病的原因，都是起因於營養不足，當時學生膳食很差，主食是小米飯，副食是炒山芋絲（俗稱山藥豆），根本談不上營養。第三是畢業時名列第一名，閻錫山司令錫山，特頒發獎品三種：金質手錶一隻。毛絨氈毯一條。一個指揮棍（當時廢除指揮刀，使用一種手杖，名曰指揮棍）。

中原大戰幾乎喪生

北伐作戰，北方軍校學生，雖未全部參戰，但調派一部參加，如我們砲兵第三隊第四班中士班長，就是參戰陣亡，我才由下士副班長補升的。北伐完成，北方軍官學校第二期正式畢業，我分發到陸軍第卅二師見習，部隊駐在北平西苑（師長李培基，旅長黃光華，團長李杏村。）旋補升排長，不久又調任李杏村團第三營營附。十八年部隊改編為第九軍，軍長馮鵬翥，師長仍為黃光華，團長仍為李杏村。時正醞釀華北將與中央分裂，發生內戰，十九軍由北平開往豫北新鄉一

帶，繼而開往魯西，中原大戰開始，本軍奉命攻打山東濟南省會，經激烈作戰後，打下濟南，續向青島沿膠濟線追擊前進，軍至濰河東岸，青島在望，忽奉命回師西調，增援津浦線友軍。（當年津浦線總指揮為傅作義，膠濟線總指揮為張蔭梧。）本軍回師到達濟南城南時，津浦線友軍已潰不成軍，遂一同向北撤退，退至黃河北岸德縣附近，後經冀中衡水、束鹿、晉縣、石家莊，到娘子關南邊晉冀交界佈防，最後開赴山西壽陽縣，聽候改編。此次內戰中，余在攻擊濟南時，幾乎喪生，有一次擔任傳達命令任務，騎馬奔馳，通過敵人地雷區域，竟未發生爆炸，亦云幸矣！時值盛夏，下級幹部及士兵，既無雨衣，更無蚊帳，遂染隔日瘧疾，雖服用金雞納霜藥，但時瘧時發，直到娘子關駐定後，才告痊癒，致身體瘦弱不堪，夜間盜汗，經服中藥與休養數月，始告恢復。

閻錫山出國，內戰結束後，晉綏軍奉命改編為四個軍，第卅二軍軍長商震，第卅三軍軍長徐永昌，第卅四軍軍長楊愛源，第卅五軍軍長傅作義。第九軍改編為第一百卅九師，隸屬於第卅二軍，時余任師部上尉參謀，師長仍為黃光華。部隊改編後，雖軍心暫告穩定，但教育訓練，並不積極，幕僚業務，更為輕鬆。乃決心繼續深造，投考陸軍大學，當時雷統信先生正在陸軍大學第九期受訓（北方軍官學校預科時，任分隊長。）經與連絡，當蒙指示考試科目及一切手續。自是訂立自修課表，每日讀英文，練數學，複習中外史地等，時為民國十九年多。

討石友三升學陸大

廿年春，石友三部叛亂，自豫北沿平漢鐵路北犯，東北軍不支，節節北退，石家莊棄守。（十九年中原大戰結束後，東北軍入關，張學良被任陸海空軍副總司令，駐節北平，河北省各地，均由東北軍駐防。）中央命商震自山西出兵截擊石友三叛軍後路，第卅二軍遂由娘子關出山西，佔領石家莊，石友三叛軍，腹背受敵，宣告失敗。第卅二軍係由民國初年山西陸軍第一混成旅逐次擴編而成，素稱晉綏軍中之勁旅，自此由商震率領走出山西，自立門戶，在華北獨樹一幟；然各級幹部，均為晉軍多年培養出身，一切軍風法制，仍沿襲閻錫山先生之傳統。

商震精明幹練，勇敢善戰，素為閻錫山所器重，從來晉綏軍作戰，都是以商震為前敵總指揮，北伐期間，晉綏軍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，閻錫山為總司令，商仍任前敵總指揮。十七年北伐成功，中央任命商震為河北省主席，商喜出望外，躊躇滿志，遂自設河北軍事政治學校於北平黃寺，造就幹部，作擴軍準備，並先成立教導團，委其親信副官王本善為團長（注一）。閻錫山以其將領擅自設軍校、編部隊，很不滿意，乃呈請中央調商震為山西省主席，另保徐永昌為河北省主席，當予照准。商到太原，善自韜晦，日以讀書打球為事，不問省政。中原大戰結果，閻錫山出國，中央始將山西善後交與商震；但晉綏將領，追念閻錫山恩遇，商震在晉，處境困難，故討石之役，乘機走出山西，自立門戶，實乃公

(指山西省)私(指商本人)兩便之事。

討石友三之役，告一段落，第卅二軍奉命駐防河北省南部邢臺縣(順德府)。不久余赴北平參加陸軍大學第十期初試，應考學員，全為華北各部隊官員，以東北軍及晉綏軍兩部軍官為主體。晉綏軍官多為北方軍官學校同學，全為布衣布鞋，一付土像。東北軍官則為東北講武堂出身者，都是呢服革履，神氣十足。考場上神氣者，佔十分七，土像者約十分之三；可是土像者都低頭寫作，神氣者却東望西看。初試放榜，晉綏軍官，幾全部錄取，呢衣革履者大半名落孫山，足見當年華北區初試考選委員會之公正嚴明。隨即到南京複試，晉綏軍官計錄取周樹棠、郝勤福、秦修好、張錫田、張繼寅、梁筱齋、賈璜、王為天、薛奉元及汝霖共十人，在校三年，晉綏軍同學成績，並不遜於任何人，此皆閻錫山先生領導養成之勤儉樸實軍風所致也。

我在陸大畢業後，仍回第卅二軍服務，初任營長，至廿九年，已升任商震將軍之副參謀長(時商任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，駐節湖南省桃源縣)旋商震調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，自是商遂與軍隊脫離關係，第卅二軍軍長由宋肯堂接任。霍揆彰繼任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(霍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，湖南人。)余奉陳長官誠(第六戰區，長官部駐湖北恩施。)面諭，仍留總部，並告誠霍總司令善待商總部同仁，以免生活困難，留離失所。不久余升任參謀長，從此遂脫離商震將軍之範圍，加入政府直系中央軍之行列，以迄到臺灣退役為止。

閻錫山陽明山講學

大陸淪陷，政府遷臺，蔣介石為檢討過去缺點，針對當前需要，以謀反共戰爭之勝利，期使革命鬥士，集中研究，共同學習，恢復革命精神，培養堅強幹部，擬成各種實施方案，在臺北陽明山(當時名草山)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，蔣介石自兼院長，我奉命擔任駐院軍事講座。第一期於卅八年十月十六日開學。當時有一課程，為「兵農合一」，由立法委員劉杰講述，同學們對此一課目非常重視與歡迎。同時更請求閻錫山來講山西反共鬪爭之經驗。先總統蔣公亦特來親自參加，當時是以討論研究為主，即同學們先發問，再由閻錫山解答，有時蔣公亦提出問題。內容非常充實，每次至少都在研討兩個小時以上。可是閻錫山言語，一口山西五臺土音，蔣公聲調，寧波音亦重，同學們各省籍都有，更是南腔北調，雙方都有費解之感。蔣公當問同學中有無山西籍者，可出任傳譯，余遂出面擔任此工作，因我既說標準國語，又懂山西話之故。以後凡閻錫山上山講學，均由余任傳譯工作。閻錫山以我為河北人，而懂山西話，甚為驚異，經詢知余為北方軍校畢業及先父先岳父均為其部屬後，非常高興。並稱：「不意我的學生，尙有在此最高訓練機構，任講座者！」蔣公亦面諭：「你好好研究，很好！很好！」回憶三十年前的往事，每引以為榮焉。

葛林撰著「閻錫山傳」

我因任教文武大專院校，撰寫北伐、抗戰、戡亂歷史，與國內外學人，多所接觸，深知二十多年來美國人研究中國問題，非常狂熱，尤其對近代史資料的探討。美國普理斯頓大學教授葛林(G. Gilin)博士在二十年前，即開始研究閻錫山史略，閻錫山生前，葛林曾來臺，並督謁，晤談數次。他撰作的英文本「閻將軍錫山傳」，於民國五十四年完成。葛林博士對於閻錫山的研究，非常深刻，從他與我談話中，我很佩服他的研究精神。五十五年他又來臺，他說「閻錫山傳」已全部脫稿，正付印中，他目前在美國學術界有一外號，叫「小閻錫山」，他很以此為榮。此後他又開始研究陳誠副總統，準備再寫一部「陳誠傳」。我當介紹他與郭驥、劉雲翰等諸先生晤面，他那年住在臺北半年之久，臨行，他曾言將「閻錫山傳」寄郭外川(驥)及余各一部，可是外川兄收到了，我未收到，可能他忘記我的住地，或是郵寄有誤。不過我曾對葛林介紹閻錫山與山西軍以及閻錫山的志事生平，自信是相當客觀而公正的。

誠廬文存(一)

鄭修元著

定價陸拾元
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
中外雜誌社帳戶



魏汝霖「我與山西軍」插圖
 (上)作者魏汝霖將軍(左)與商震將軍夫婦合影(中)作者(右二)民國三十三年赴西南太平洋觀戰時與盟軍友人在澳洲海濱浴場合影(下)作者(左)任駐澳洲大使館武官時與徐模大使夫婦(中左、中右)合影。